

■ 侯文正 / 著

傳

山

傳



山西古籍出版社

■ 侯文正 / 著

傳

山

傳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 编:宁志荣
复 审:贾 娟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山传 / 侯文正著. —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8

ISBN 7-80598-507-3

I. 傅… II. 侯… III. 傅山(1607~1684) - 传
记 IV. B2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269 号

傅 山 传

侯文正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9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80598-507-3

K·163 定价:16.00 元

目 录

我来添尔一峰青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座奇峰 (1)

一、念我四代来 文学代有作

——家世与家学渊源 (5)

二、虹巢不盈丈 卧看西山村

——童年和少年时代 (9)

三、念我弱冠年 命艺少旧袭

——步入社会的青年时代 (14)

四、高士耻结纳 道义期赓歌

——为昭雪袁继咸冤案赴京请愿的壮举 (21)

五、崛岉庵小构 直可一生暗

——进入中年后的追求与苦闷 (32)

六、自顾亦何隘 乾坤难我庐

——甲申明亡之际的行踪与思想 (40)

七、贫道初方外 兴亡着意拼

——顺治初年在孟县一带的反清活动 (49)

八、西河惭二义 堂北炯孤星

——山西反清大起义前后在汾阳、晋祠一带的活动 (58)

九、甲午朱衣系 自分处士竝

——太原狱中一年坚贞不屈的斗争 (70)

十、长江三百里 如梦到金陵

——南游江淮的希望与失望 (82)

十一、明月上东岗 汾河忆土堂

——侨居松庄时期的生活、交往与壮游(一)	(90)
十二、之子天涯遇 真气不吾减	
——侨居松庄时期的生活、交往与壮游(二)	(102)
十三、老足秋能健 朋游险亦豪	
——侨居松庄时期的生活、交往与壮游(三)	(121)
十四、生既须笃挚 死亦要精神	
——坚决拒绝清廷征聘与晚年风概	(131)
十五、异端辞不得 真谛共谁论	
——异军突起的诸子学研究、反理学精神与 哲学思想(一)	(143)
十六、览物不知深 观道妙于浅	
——异军突起的诸子学研究、反理学精神与 哲学思想(二)	(160)
十七、今古不胜论 傅史劝自辑	
——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以古讽今”的史论	(172)
十八、神器如传舍 真人无私营	
——具有启蒙意义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	(185)
十九、号令自我发 文章自我开	
——独步明清两代的诗文论及其创作实践(一)	(195)
二十、不喜为诗人 呻吟实由癩	
——独步明清两代的诗文论及其创作实践(二)	(211)
二十一、作字如作人 亦恶带奴貌	
——豪迈不羁的书画艺术和不同流俗的艺术论	(222)
二十二、为人储得药 如我病差安	
——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论与高明的医术	(246)
傅山年谱	(261)
一峰青插半天看——后记	(365)
再版后记	(367)

我来添尔一峰青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座奇峰

傅山

傅山

傅山

从传说中的祖先炎、黄二帝,到20世纪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从春秋战国时代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到当今现代思想、文化、科技熏陶下的一代风流——在漫长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曾经在各个领域中出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创造出多少丰硕的成果!他们就像绵延起伏的山脉上那一座又一座高峰,给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无限风光!而生活在17世纪的傅山,就是这些高峰中的一座。

傅山,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带有时代色彩,并且寄寓着父母或者本人的理想与情操。如果说“鼎臣”这个名字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理想和传统礼教色彩,那么改名为“山”,就较为符合傅山的思想性格特点——用傅山的老师袁继咸的评语说,就是一种“山林气”。而改字“青主”,则更加突出了傅山自强不息、超凡脱俗的创造精神。傅山有两句诗就是“青主”的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青羊庵三首》)^①从他一生的实践、创造和成就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确实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

傅山(1627—1689),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

① ① 引文中凡属傅山作品,除新发现刊印的手稿外,均引自丁宝铨刻本《霜红龛集》,文中只注篇名,下同。

峰！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可以说度过了近一个世纪,跨越了两个朝代,顽强地生活了79年^①。他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荡荡乾坤病,戈戈肺腑收”(《病发示眉仁》),这两句诗是傅山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它形象而概括地描绘了一个矛盾交织、激烈动荡、天崩地裂的时代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因此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灵魂!傅山的前半生,是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最后的37年。在中原和西南地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在东北,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民族战争连年不断。在明王朝内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在党争中互相消长,此起彼伏。而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界,充斥着性理的空谈、复古的迂论、陈腐的八股和柔媚的艺术作风。在傅山39岁这一年,即公元164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甲申之变,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旗帜插上了北京城头,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后是满清的铁骑跨过了山海关,旋即踏遍中原。这对傅山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虽然也在预料之中。“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甲申集·甲申守岁》)以甲申为转折点,傅山的后半生,又赶上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最初40年,清军野蛮的镇压、屠杀和掠夺,汉族人民普遍的反抗,抗清义军的顽强战斗,南明王朝的苟延残喘,以及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文字狱和笼络收买……这又是一段血腥而动荡的历史!大矛盾,大动荡,包含着血与泪的大痛苦,却也孕育和锤炼着大人才!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① 关于傅山的生卒年代和年龄,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另有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及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及“享年80岁”或“80余岁”的说法。

傅山、李颙、颜元、屈大均、吕留良、潘格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关心民间疾苦和民族兴亡，不同程度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倾向，掀起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股进步思潮，可以说形成了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活跃局面。其中傅山与顾、黄、王、李、颜，被梁启超并称为“清初六大师”，这是仅就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而言的。如果从思想解放的程度、学术领域的宽广、艺术创作的成就、医道医术的造诣等多方面看，傅山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多才多艺，多所建树，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确非其他人可企及。

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傅山一生有三件大事：早年，曾作为山西学生的领袖，为昭雪平反袁继咸冤案，反对腐朽的宦党和黑暗的暴政，领导全省诸生进京请愿，持续半年，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学生运动的先声。中年，曾从事秘密反清活动20余年，在49岁时被逮下狱，一年有余，几经严讯，备极拷掠，抗词不屈，绝食九日，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斗争，终于获释，出狱后还深自咤恨，感到“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山寺病中望村侨作》）。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曾先后接待或拜访了昆山顾炎武、容城孙逢奇、富平李因笃、周至李颙、和川戴务旃、彭城阎尔梅、长州尤西堂、番禺屈大均、吴江潘次耕等一大批在野的文人、学者，以及当时尚未仕清的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禛、太原阎若璩，实际上成为与清政府不合作的在野的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岁的高龄，绝食七日，坚持斗争，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做清朝的官。这些壮举在他所处的时代确实够得上独立特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思想学术方面，傅山不仅堪与顾、黄、王并驾齐驱，而且比他们思想更解放，在反对以道统自居的理学说教、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方面，“扫除百年芜秽靡蔽，一意孤行”（毕亮四《西北文集》），战斗精神和独创性更强。他博览经史子集，参研佛经道经，开创诸

子学,精通音韵学与名学(逻辑学),擅长金石遗文之学,确实无愧于同时代人的这种评价:“学究天人,道兼仙释”(《柳崖外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郭铉《傅山传》)。

在文学艺术方面,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当时评价“在王铎之上”(戴廷枏《与张尔公书》);绘画古雅入神,写意曲尽其妙,《图绘宝鉴》评论说:“其才品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

在医学方面,他精通医经脉理,擅长妇科及内外诸科,当时“人称医圣”(蔡璜《傅山传》)。

傅山在他的著作和书画题款上,经常别署公之它,亦作公他,又号石头、石道人、石老人、啬庐、随厉、六持、丹崖子、丹崖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侨山、松侨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径称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又称老蘖禅、还阳真人、真山、侨黄真山、五峰道人、龙池闻道下士、观化翁、观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又传一字仁仲,亦字子通。用现代的话说,傅山也许算得上世界上“笔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吧,而这些笔名又无不体现了这座“奇峰”的经历、思想和性格。

一、念我四代来 文学代有作

——家世与家学渊源

傅山的家乡是山西太原阳曲县西村(今属太原市尖草坪区)。但他祖上却是由大同迁忻州后又迁太原的。傅山六世祖傅天锡以春秋明经任临泉王府教授,从大同迁居忻州城东北 25 里的顿村。直到傅山这一代,顿村的故居犹存,不过已残破不堪了。甲申明亡之际,傅山曾回过忻州老宅,有《顿村旧家作》一首,描述老屋的情形和他的心境:

老屋簷弱挺,中宵月漏亮。
四壁翠莓衣,称吾穷宅相。
须眉负日月,冻饿死何怅。
汉季一寒贫,无聊与友尚。
华屋岂不宜,魂梦亦羞傍。
匈奴何与汉,为家耻大将。

自注:寒贫,东汉石林号也。

傅家迁居阳曲,在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迁居的原因,是因为傅山的曾祖傅朝宣做了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宁化王是晋恭王朱櫟第五子,名洛焕,宣德八年袭封,今太原以制陈醋闻名的宁化府街,即其王府旧址)。这里还有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抢新

郎”的真实故事，传至傅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对傅山思想性格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傅山在一则《杂记》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王府“抢新郎”的故事：

先曾祖之结婚王府也，迫于势。即因骑过中尉之门，中尉数数见之，一旦拥而入，莽插戴之（王府选中婿即与簪花挂红谓之插戴），不令出，遂闻之于府主，而请为仪宾矣。既赘于府，随其党朝王画卯，米盐制不得自，因甚恨之。稍长，遂废读书业，郎青君亦无可奈何，听之而已。复听娶妾，始得娶殷太宜人，而生先大夫（按：即傅山祖父）三人。先高祖妣王（按：即傅朝宣之母）尚居忻州，先大夫之生也，王闻而奔会城（按：即太原），抱先大夫归忻，雇乳母抚养之。每晨汲水井上，辄以裙束先大夫于胸襟前（先居士每道先大夫念兹，辄泪下沾襟，思有报之不遂），曰：“我脱堕井，愿儿随我去，不欲落他人手也。”当时情势如此。先祖既贵后（按：傅山祖父傅霖中进士，官知州等职），诸舅尚挟宗室势力，不命坐不得坐。至先御史祖（按：傅山叔祖傅霈）则与抗衡，不甚修甥舅意，诸舅亦稍凌迟逊谢矣。先曾祖考终遗笔，有“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凛凛在子孙耳目间也，岂无所为惩哉？岂无所为惩哉？

傅山这位曾祖父，被抢做王府女婿，登了“龙门”，却饱受封建专制之压、屈辱之苦，以至专为此留下遗言，“凛凛在子孙耳目间”。傅山从小听父亲讲述此事，这对他后来反暴政、反专制思想和叛逆性格的形成是有相当影响的。傅山曾准备给曾祖父作一篇家传，收集了曾祖父给祖父傅霖的书信，信中有这样的语句：“尔做官只要体贴公生明、廉生威六字足矣。”这封信后来在动乱中遗失，但傅山却清楚地记着信中这座右铭式的警句。

傅山的祖父傅霖，字应期，嘉靖壬戌科进士，博览群书，“渔猎六艺百家”，历官直隶寿州知州、河南佥事、山东辽海参议等。在寿州知州任上，他看到当地因濒临淮河，水、旱、蝗灾不断，又发现大族豪强隐瞒丁口，税赋负担往往加在一般孱民小户头上，逼得他们四处流浪，就请示裁撤了寿春驿、正阳镇巡检，以减少开支，并亲自核查了豪强大户应负担的徭赋，减轻了一般民户的负担。后来在河南佥事任上，因不愿阿谀奉承而为权贵所构陷，罢官归里。明神宗即位，复官为平度知州，升湖广荆西道。又有太监借营建显陵，动用大批民工，还提出要丈量汉水附近淤成的民田归官，傅霖抗颜相争，才得以制止。后来在山东辽海兵备道任上，又为同僚所构陷，二次被罢官归里。其弟傅需当时是监察御史，上疏为他鸣冤，皇帝下诏书以原官起用。这次傅霖坚卧不起，再不愿出仕，在太原城东建起一座小园，命名为“从好园”，每日啸歌其中。傅霖喜读养生家言，活了70多岁。傅霖的弟弟傅震，嘉靖辛酉科举人，官至耀州知州。另一个弟弟傅需，万历丁丑科进士，做过陕西咸阳、华亭知县，迁监察御史，巡河漕，后又调任四川巡按，曾揭发大帅李应祥贪赃之事，使李终被罢官。因他过分梗直，为同僚所忌，告病归乡，闭门编纂晋国文献通志。

这样一个官宦之家，同时仍不失为书香门第。但到了傅山的父亲傅之谟这一辈，却没有再出去做官。傅之谟是位贡生，在乡里授徒教书，自号离垢先生，大概厌恶了官场以至社会的污浊，而愿远离尘垢，以求独善其身。傅之谟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据傅山回忆，父亲背上有几处伤疤，每每在洗脸时以手摸着，便泪下如雨，年幼的傅山问起，他回答说：“此爷爷教我读书鞭扑之恩也，今不得矣。”傅之谟一生未仕，而他的几位弟弟之诏、之海、之谦，或为举人，或为贡生，也均未出仕。

傅家既已由仕宦人家变为一般的书香门第，读书作文就更成为一种传统。正如傅山在教育子孙时所说的：“吾家自教授翁（六

世祖傅天锡)以来,七八代皆读书解为文,至参议翁(傅霖)著;下至吾,奉离垢君教,不废此业”(《家训》)。傅天锡以研究《春秋左传》著名于时。傅霖曾批点班氏《汉书》,刊印《淮南子》,爱作古文,据傅山回忆,他的《看牡丹》诗中有两句:“幽人自是多清兴,昨日看花今又来”,“甚闲逸可玩。”傅之谟则“独好檀孟”,刊行《礼记》与《孟子》,点读于家。傅山晚年,有一次读了儿子傅眉的诗作之后,不禁感慨系之,在《览息眉诗有作》中写道:

念我四代来,文学代有作。

然皆余力及,未尽块埴藁。

他在诗中回忆,他的祖父是很有雄心壮志,耻于赋诗弄文这些雕虫小技的,但仍有诗文《慕随堂集》。父亲性格静穆,文如其人:“穆穆离垢翁,淡静青天鹤,松雪发警句,道要在幽壑。”伯父也有不少作品,却“大都类讲学”,多为枯燥无味的说教。叔祖傅霈的风格是“轩昂而风流,惠文大绰约,峨峨獬廌冠,矍矍芙蓉锷”。傅霈的两个儿子,一个有作品《无声草》,“离合任疏放,长须拈寥廓”,一个学杜甫的诗,写出“紫雾障春泊”的诗句,结果受到同学的讥笑,“以为无处摸”。在这个家族中,书法艺术也是传统的爱好。傅山晚年回忆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又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动近鲁公……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傅山曾保存有曾祖傅朝宣的家书,“字法森逸多奇气”。傅山的一位字叫星履的伯父,还善于“临唐太宗,疏爽豪举”(均见《家训》)。全祖望说傅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阳曲傅先生事略》),并非溢美之辞。

这样的家世,必然使傅山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不同于一般的宦门子弟。郭铉在《征君傅山先生传》中说:“累世仕宦,而青主无膏粱习,奇才绝世,酷嗜学。”是渊源有自,不足为奇的。

二、虹巢不盈丈 卧看西山村

——童年和少年时代

傅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的家乡西村度过的。西村在太原城西北约 40 里的上兰村附近。村西遥望崛嵎山，高峻挺拔，春夏是一片青碧，深秋经霜之后是一片朱红，冬天大雪覆盖，又像沉睡的巨人。山顶小峪中，有始建于唐代的多福寺，寺旁小屋，就是傅山中晚年读书隐居的青羊庵（即霜红龛）。山下是蜿蜒如带的汾河。河西岸山崖下有一土堂村，村旁有座大佛寺，傅山在甲申之后也曾住过。自土堂北行，在汾河流出山峡的裂石口左侧，是为纪念晋国大夫窦犇而修建的窦大夫寺。祠内古柏苍翠，殿宇巍峨。祠旁清泉自裂石山苍崖下涌出，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在祠旁，当时有老杏一株，弯曲如虹，树下盖了一间小屋，就是傅山青少年时代常来读书的“虹巢”。

傅山对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读书的西村与虹巢，保留着非常美好的印象和记忆。他有几首诗，描绘了西村的农家生活和虹巢的优美环境：

西村带河曲，十月停秋光。

柳蔕轻黄雨，莲花老绛霜。

村翁负朝旭，野鸭静寒塘。

红饭慰调怒，劝人新豆香。

——《西村》

虹巢不盈丈，卧看西山村。
云起雨随响，松停涛细闻。
书尘一再拂，情到偶成文。
开士多征字，新茶能见分。

汾水初出峡，远心为小栏。
山花春暮艳，柳雪夏初寒。
细盏对僧尽，孤云旋自观。
饥来催晚食，苦菜绿堆盘。

——《虹巢二首》

傅山的好友戴廷枏在《不旨轩记》中说：“先生少年读书烈石，经始半椽，一栏如虹，谓之虹巢。”可知虹巢为傅山少年时代读书处。上引几首诗，清新、明快、淡静、纯朴，很可能是傅山青少年时代的作品，反映的正是他当时的生活感受和心态。他在虹巢读书、作文，为寺僧写字，喝着寺僧馈赠的新茶，直到傍晚吃饭，吃的是新鲜的“苦菜”。到他 20 多岁以后，进入社会，仍不时到虹巢，有时是来看花，如《闲过虹巢主僧劝酒命题》中写道：“虹巢久不过，屐履为花登。”有时是带着儿子傅眉来此，如《哭子诗·哭赋》中写道：“十二虹巢中，莲叶兜鍪奇。”傅山三十五六岁以后，就很少再去虹巢了。他 37 岁时所作《哭侄襄秀才》诗有“虹巢懒再过”句，同年所作《即事吟成》诗有句云：“身实北郊寄，人猜西崛求”，“崛岉庵小构，直可一生瘖”，崛岉山上新构的青羊庵已取代了虹巢。

在傅山的少年时代，虹巢这样优美的环境，这样自由的天地，只能是他的“课余”活动场所。他的“正课”是在家塾之中。傅山 69 岁时游山东、登泰山，年方 15 的孙子莲甦（莲苏）随游，使傅山

联想到自己少年时代 15 岁左右时的生活,在《莲甃从登岱岳谒圣林归信手写此教之》一诗中写道:

我十五岁时,家塾严书程。
眼界局小院,焉得出门庭。

在私塾的小小院子里,严格地按规定的进程读书。除了一般私塾课程之外,还要受到家学传统的训练:在家中,由父亲亲自教授他自己批点的《礼记》和《孟子》;在私塾中,由先生教授祖父傅霖批点过的《汉书》。

傅山是一个早慧的儿童。戴廷枏所撰的《石道人别传》说他“三岁时,离垢先生偶诵《心经》句,道人(傅山)不觉应声诵其下句”,这是有可能的,并不一定是戴廷枏故意渲染。傅山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他 23 岁时,会试卷出,兄傅庚为他点定 53 篇,他与西席马生比赛记性,看一天之内能背诵几篇。“马生亦自负高资,穷日之力,四五篇耳”,而傅山“栴沐毕诵起,至早饭成唤食,则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马生惊异,叹服为神”。“自后凡书无论古今,皆不经吾一目,然如此能记忆时,亦不过六七年耳”(《训子侄》)。他天赋过人,童年时平时听到父亲诵《心经》,已记忆于心,偶尔一次又听到,不觉应其下句,也是可能的。但越是早慧的儿童,往往越是磨难多、花样多。傅山的儿童时代,“数得怪异之症”,惊扰双亲。6 岁时,见父亲买回黄精,又说“服之不死”,他便只吃黄精,不再吃饭,双亲劝说,直到强迫,他才又开始吃饭。这件事也是戴廷枏在《别传》中所记,证之傅山《调饥》诗中“七岁悲生死,于今五十六”,可知确有其事。傅山七岁入泮读书,在私塾中凡所授书,很快就能理解,读书速度也很快,许多传记都说他“十行并下”,“过目成诵”。

从小学习书法,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傅山八九岁时,即临

习三国魏书法家钟繇(字元常)的书法;稍长,又遍临相传王羲之书《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东方朔画像赞》,王献之书《十三行洛神》,下及唐虞世南书《破邪论序》。傅山自己说写来写去,“无一近似者”。最后写唐颜鲁公书《颜氏家庙碑》,“略得其支离”,又进而临颜书《争坐位帖》,“颇欲似之”;又进而临王羲之《兰亭序》,“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训子侄》)。这大体上是傅山 10 岁到 20 岁左右学习书法的过程。在此期间,除临习外,当然还会欣赏大量书法。如他 13 岁时,就曾看到过宋神宗所书“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条幅,印象是“一字整于一字,一画劲于一画,威仪恂慄,无所不备”(《书神宗御书后》)。

尽管在私塾中要求读祖父亲自批点的《汉书》,但无奈傅山年幼,并不感兴趣。傅山一生爱好《汉书》,有精深的研究,其发端倒是得益于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从看戏中引起的兴趣。家塾里讲授《汉书》,“山幼不知读也。后听先子由兄(傅庚)诵晁大夫言兵事书,如欲解之,乃一略寻《晁错传》谈兵事疏外,仍不知好也。观演《东方生金门记》,归而读《东方朔传》,颇好之矣。以是渐次卒业,回复读之,始不能释”(《两汉书人姓名韵叙》)。少年时代能看一次演戏,也是一次很难得的课外教育。

在家塾的小院里,在裂石的虹巢中,傅山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明泰昌元年(公元 1620 年),15 岁的傅山参加了山西提学副使文翔凤主持的童生考试,录为博士弟子员。这位文翔凤是有些骨气和见识的,对傅山有一定影响。他是陕西三水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间以副史提学山西,力振晋人萎靡之习。因弹劾魏忠贤,被罢官回籍。他以辞赋为专门绝学,覃思腐毫,极力想达到古人的境界,诗作也离奇昇兀,奇险古奥。傅山后来怀念起这位座师,写了一首《大音》诗,赞颂了文翔凤正大光明的胸襟和正义感,说他的词采可以与南朝宋的颜延之、谢灵运相匹敌;并肯定了他对改变三晋士人风气的影响。